

歐陽文

卷十八之二十三



歐陽文集卷十八

經旨十一首

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字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

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此字無也易者文王之作

也其書則六此字無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

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

一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

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

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

筮占之說畧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
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卦爻起於奇耦
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
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
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筮孔
子出於周末惧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
占一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
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
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
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

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

六爻之文占辭也一作有文王之大衍之數占法也自

一作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

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

占一作筮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

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

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

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

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為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

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曾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其點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一有也字或問一有日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為二

掛一揲四歸奇再扚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疵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

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無知掛扚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

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九七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二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氏作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

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

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

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

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

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

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

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

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

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

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

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予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君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君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辯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

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平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

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

其善實一作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决不書曰
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
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
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
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
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
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
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在法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
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
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
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
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
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
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
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
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

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字有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

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

嘗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

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此字無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起止吾所知也予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

也一無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

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

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

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弒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

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

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

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

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

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

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勝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

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
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
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
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
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
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
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
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
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

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
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
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
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
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
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
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
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
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
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作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

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縱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蒼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蒼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

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太中之道。

歐陽文集卷十八

歐陽文集卷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
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予哀荒俯
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
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馱事機之久煩殆此彌
年荐承諄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
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
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
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
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
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賜太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
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
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
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講學以勤脩顧其日
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
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
並脩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為率勉夫怠墮惟其
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
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
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
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
體以難從且下脩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
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
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
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
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件
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
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
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僚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
命獲主大器于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
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
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御
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
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諸

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知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鄰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御謹稽首載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

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知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違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

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閒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脩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政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列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御名誠懽誠忭稽首載拜謹言

歐陽文集卷十九

歐陽文集卷二十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于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習于史為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爲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言
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太宗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
堂號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言語鬯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一作遷殿中丞知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
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
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五代
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

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
邦然關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
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
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
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普州入
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
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
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
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
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

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
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
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
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為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
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
疾少間趨一作就道已而疾病一作革以其年某月
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
野大一有閻字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
某官考一作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
貴追封泗水縣大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二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
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
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
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
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
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
罷還鄉閭乃謀刻其集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一
詞曰

閻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公桓桓公不勇力
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

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 并序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占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

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來官于閩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翔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

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
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
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
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大夫
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思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
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使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
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
脩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
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

知政事居二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
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
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
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
人剛毅薦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其仁
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

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
人歎曰昔韓文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
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
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脩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

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隄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

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曰吾豈惟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勑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隄乃成又為長隄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隄為陳公隄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疆盡察以防姦警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

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為常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誥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誥公庶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誥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誥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誥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誥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一無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

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平生奏疏猶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脩真宗實錄又脩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隄為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

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事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

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志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君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無及第無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

第一

無

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

人字

季侍立左右坐客蹶躅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一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才稱於時一無嗚呼可謂盛矣銘曰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閔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借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饗其終唯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
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壙為大師
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於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
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一有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

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

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

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

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

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

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
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
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
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
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
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
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
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
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

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畧安撫副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
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潛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
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
城墾營田復承平未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
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

蘆於是明珠城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始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

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脅。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孰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賤，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

効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有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一作贈以兵部尚書所

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一作縉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箴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世。公舊自躬，與時借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箴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文集卷二十一

碑銘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銘有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

志以文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

八年始有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

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因多不法



吏莫敢近公

一本有曰此吾職也

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

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

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

一本下有

公既繩其大而人

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實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

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

一作姓

交結權貴

一本作豪

聲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不

一作

敢犯公法

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

一本下有未敢以法加

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

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逸去過他州壽人猶有

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

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

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

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

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

一有如此

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

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

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以出為京西轉

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設留詔書于家其副

潘惟岳吉

一作

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

一有以

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
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
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
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
超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
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
畧使得自發兵而已而一無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
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
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
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戶部員外

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

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

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悞入添支俸多一

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

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

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

其官曾祖妣某氏其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

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本

曰某二字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

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壤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

一作鄉之原源一作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

以一事有公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

於鄆鄆為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城

鄆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鄆遠出

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嘗微不顯及為曾氏而歲參

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

於公顯一作而又夫晦顯常相反覆一作復而世德之積

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

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故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大

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

卒于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如在朝廷而任

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

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

而益可思者一本將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一本作逆有若著龜

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

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

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華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有
仕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又正公居中書
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
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
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
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薦孝弟厚於
朋友樂施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
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

回奪有二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
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
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
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
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
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
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因數劇飲
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
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

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
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
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
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
者百餘人以詫一作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
吾以術陰字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
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
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
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
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

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
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
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
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
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
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
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
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公
以相殺兼其財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
不獲則為盜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

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

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刑院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一作議為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秦一本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

治一作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

寬平治以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一作獨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

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

一本有平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

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脩撰遂拜天章閣

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

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

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子感

等在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

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

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

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

豈小哉豈有一作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

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如一作

有所為一本而任之大用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

無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

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其縣君

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

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其年

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

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以遺子孫止歿也長存銘

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字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

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

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

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

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

兼中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惟冀

國一無此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俊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唯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

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

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
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使其自
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
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
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
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
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
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
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

日一作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

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
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
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
穀聞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
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是裔孫
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
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
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朝

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

請得立碑如今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

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

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

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

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

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

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

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

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

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

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

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脩真宗實錄而起居注

闕命公追脩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脩起居注

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
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
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
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
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
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
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
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
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

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
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
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
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
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
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
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
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
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
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

以止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
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無滿歲罷不然被謗譏
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
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學士
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一有侍學
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
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
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
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
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欲物

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

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有

書左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眾折之其語

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

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

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

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

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

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

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官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

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畧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畧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

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

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

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三年閏三

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

輒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二月十八日薨

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

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

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

守王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

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

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陳氏之先出自重

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

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

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

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

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

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

其事載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

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

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

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報其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
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歐陽文集卷二十一

歐陽文集卷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大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碑墓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有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大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

戶食實封六千五百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

名華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

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

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大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

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

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

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

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

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

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一作江

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

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

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

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盧部員外郎同

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
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
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
金紫父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
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
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
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
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
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
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
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
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
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
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
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
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
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其以謂
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

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作無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告，一作告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

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言，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其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

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一作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禁王宮

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未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疾一作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相一無字友悌尤薦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一作

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一作盛為懼其

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

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

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

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

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

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

其可紀者輒聲字為銘詩昭示後世一無上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御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

罪明相所一作有黜升佳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

以諡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蕪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意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為恨贈司空

蕪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址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園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

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
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
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
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
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
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
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
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
籍于臨川祖諱郤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
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

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越一作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

學問一作始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

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

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

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

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

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

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

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

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

一作至

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

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
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
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
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
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
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
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
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
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

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
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着垂簾
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
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加審官院為樞密副使
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
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
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
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
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

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
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字公為禮部尚書知毫
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
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
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
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
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
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

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
東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
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
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
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
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
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
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
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
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

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
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
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
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
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
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為政敏而務以簡便
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
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
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
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

承

一作成
下同

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

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
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
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
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溥正皆
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
十有二三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
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

一有鳴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人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
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歐陽文集卷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
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羶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
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
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
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以一作公可任
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
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
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
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

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
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
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
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
公一作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
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
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
曆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
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
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

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
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
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
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
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
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
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
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
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
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

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
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
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
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
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
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
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
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
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

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
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
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
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駮
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久
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
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
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
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
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

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徒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石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

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邗一作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

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
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
使次曰咸庶一作度內殿崇班蚤卒次曰咸英供備庫
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
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右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
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與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

唯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執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
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
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

而為詔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
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
以閱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
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
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
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桂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
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

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
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
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
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
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
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馱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

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其一本作右領軍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謝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

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罷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

州設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

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齟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詔人

公之歸國也胡來其猶士益

公別于家刻於前故諺云

出入職從劍英一出小入

公之歸國也胡來其猶士益

出入職從劍英一出小入

公之歸國也胡來其猶士益

出入職從劍英一出小入

公之歸國也胡來其猶士益

出入職從劍英一出小入

公之歸國也胡來其猶士益

歐陽文集卷二十三



